

徐哲身 / 著

晚清三杰

下部
定乾坤



曾国藩：

儒生半世，投笔从戎。终以知人之明、谋国之忠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。

左宗棠：

大器晚成，戎马一生。先平太平天国，再除西北疆乱，帝国不屈的鹰派，晚清不垮的脊梁。

彭玉麟：

以寒士之名，创建湘军水师，军功卓著。为官清正，严惩腐吏，「彭公一出，江湖肃然」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下部·定乾坤

晚清三杰



徐哲身／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晚清三杰. 下部, 定乾坤 / 徐哲身著. — 北京:
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205-0464-5

I . ①晚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清后期—通俗读物 IV . ① K25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3247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52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第 一 回	彭帅笑颜述前因	王姬下嫁别有意	/1
第 二 回	移花接木救义父	破敌捷报传曾府	/7
第 三 回	援安吉大败梅溪	弃杭州重奔宁国	/14
第 四 回	画船绣幕儒清将	地网天罗围包村	/21
第 五 回	王履谦酿成巨祸	徐春晏误接奸朋	/28
第 六 回	徐六嫂刀下全贞	包三姑竿头挂首	/35
第 七 回	孤村浩劫因二贼	省垣重失累三忠	/40
第 八 回	众议将帅定军机	设谋弟兄挡大敌	/47
第 九 回	陈延寿负债洋商	洪秀全花下做鬼	/54
第 十 回	立幼王以安民心	掘地道终取金陵	/61
第 十 一 回	运筹帷幄侃乱局	枪击烟嘴遭调戏	/68
第 十 二 回	轰金陵臣典惨死	收玉帛九帅发财	/75
第 十 三 回	落敌手求生不能	坐花船繁荣市面	/82
第 十 四 回	仗剑登堂逐爱妾	携书入座念亡儿	/89
第 十 五 回	张之万梦斩妖官	彭雪琴伪扮城隍	/96
第 十 六 回	沐皇恩详陈奏牍	谈战略尽在家书	/103
第 十 七 回	湘阴爵帅平非议	陇右名儒述教情	/110

第 十 八 回	甘陕女匪发狂痴	湘阴将军施绝技	/117
第 十 九 回	将计就计杀果臣	以毒攻毒窘野主	/123
第 二 十 回	春荣为爵帅献策	亮功替果臣报仇	/130
第二十一回	左帅忧屯田之事	贺生献茶荒之策	/134
第二十二回	贤夫人不忘边客	大皇帝恩赐功臣	/140
第二十三回	医产妇妙手成春	攻回部出言不吉	/147
第二十四回	劣绅通敌制三军	大将瞒粮蒙二贼	/154
第二十五回	刘松山识破敌计	马小澄逞凶丧命	/161
第二十六回	金积堡马贼下套	仆石岩刘公殉难	/168
第二十七回	少将军血战西宁	老统领魂归北塞	/175
第二十八回	忆谏辞子述荣哀	谈挽联父惊忤语	/181
第二十九回	酬殊勋举人拜相	报疆耗爱子遄归	/188
第 三 十 回	攻哈密知将领心	侵伊犁获渔翁利	/195
第三十一回	俄人交涉起风云	翰林结印引争议	/202
第三十二回	田定阳偷梁换柱	左宗棠怒发冲冠	/209
第三十三回	李宦官献策生财	左爵帅外放两江	/214
第三十四回	私交强用鹤顶红	公愤相助鱼肚白	/221
第三十五回	左制台口不择言	鲍爵爷义助友人	/228
第三十六回	兄弟分财引官司	铁面彭帅探谜情	/235
第三十七回	以词交友文廷式	据理力援吴吉人	/239
第三十八回	见白猿晚年得子	坠黑虎垂暮怜孙	/247
第三十九回	真钦差请将出山	假商家暗走台湾	/254

目录

第 四 十 回	夫人调兵防落草	和尚看脚遭捉拿	/261
第四十一回	钱氏遇变兵施威	洪生抢马桶得奖	/268
第四十二回	左侯逝世谥文襄	彭氏遇仙询死期	/275
第四十三回	背国号如数家珍	劝盗魁取材戏文	/282
第四十四回	抱病特旨赐人参	大胆知县骂鸟蛋	/289
第四十五回	死爵爷真个抄家	贤总督欣然作伐	/296
第四十六回	投鼠忌器骗子发	爱屋及乌亲家考	/303
第四十七回	仗义彭公护命妇	花貌钱氏受官刑	/310
第四十八回	玉麟受恩护皇婚	太和失火成灰烬	/317
第四十九回	硬铁头挥泪朝房	李太监妆奁炫奢	/323
第 五 十 回	忠臣大义炳千秋	孝子归真全书结	/330

第一回

彭帅笑颜述前因 王姬下嫁别有意

郭嵩焘听见曾国藩如此问他，便笑上一笑道：“后辈前年夏天，偶在天津碰见浙江诗人俞曲园先生，无意之中，说起雪琴京卿小的时候有件怪事。他说王太夫人临蓐四日，不产濒危。忽有大风发自窗外，室户自辟，灯烛俱灭。其时房内伴守之人无不惊仆于地。王太夫人也晕绝床上，直过好久，王太夫人方始苏醒，乃生雪琴京卿。王太夫人因见产后甚安，方始对人说道‘顷见一伟丈夫，面色乌黑，伛偻而入，身高竟与室齐，我便一吓而晕’等语。后辈当时听得曲园先生说得郑重其事，觉得此事似近神怪。不知果有此事否，或是误传。”

郭嵩焘尚未说完，曾国藩、曾贞干一同现出诧异之色地问着彭玉麟道：“真有此事不成？我们怎么未曾听你提过。但是曲园先生是位品重南金的人物，决不至于说谎的。”

彭玉麟笑着点头道：“确有此事，但不知曲园先生闻诸何人所说的？”

曾国藩听说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道：“史传所载，曾有黑面仆射，又有黑王相公，这样说来，不知雪琴前世，究竟为谁？”彭玉麟又笑答道：“此事甚长，门生也因他有些迹近神怪，往往深秘其事，所以并未对着老师和老世叔提及。今天既被筠仙编修提起此事，不妨说给大家听听。

“门生先世，籍隶江西太和，明洪熙时始迁湖南衡阳，现在所居的那个日查江。先父鹤皋公，曾任安徽怀宁三桥镇，以及合肥梁园镇等处的巡检。娶先母王太夫人后，其为伉俪。直至嘉庆二十年十二月某日，先母方始生我。”

“我曾经听见先母说过：生我的那天晚上，风雪严寒，甚于往岁。先父仅任微秩，家境很是艰窘。那晚上守伴的人们并非丫鬟仆妇，乃是四邻的妇女。因为先母为人和善，一班老辈姊妹时常过去相帮先母做事的。先母当时既被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惊得晕了过去，那班邻妇虽未瞧见什么，但因风声怪异，反而先比先母惊扑于地。等得先母苏醒转来，旋即生我，始将此话，告诸那班邻妇。当时先母和那班邻妇的意思，自然都认我就是那个黑面的伟丈夫投胎的，其实那个黑面的伟丈夫，乃是护卫我的。我前生本是一个女子，老师和诸位倘若不信，你们且看我的耳朵，现在还有戴过耳环的穿痕。”

曾国藩、曾贞干、郭嵩焘三个一听彭玉麟说得如此认真，大家真的围了拢去看他耳朵。及至仔细一看，耳朵之上并没什么痕迹。曾贞干先问道：“雪琴，你耳朵上的穿痕，究在哪里？怎么我们都瞧不见呢？”

彭玉麟见问，忽又笑而不言。

郭嵩焘却在一旁啧啧称异道：“这真有些奇怪，岂非活龙活现了么？”（略）

彭玉麟对曾国藩说道：“老师，六合县的那位温忠愍公，他竟前去托梦百姓，说他已奉上帝封为六合城隍，岂不更奇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正直成神，史书所载甚多，并不为奇。”曾国藩说到这句，忽问曾贞干道：“你知道城隍二字，典出何处？”

曾贞干答道：“据俗谚说，省城隍例于阳世巡抚，府城隍例于阳世知府，县城隍例于阳世知县，土地例于汛地。典出何处，倒未知道。”

曾国藩又问郭嵩焘和彭玉麟两个道：“你们二位，应该知道城隍二字如何解法。”郭、彭二人都一愣道：“这倒有些答不出来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《礼记》祭法曰：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。郑注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，今时里社是也。此即后世祀土地神之始。至城隍则始于春秋时四墉之祭，或引礼坊与水墉为证。然孔颖达谓坊者所以蓄水，亦以障水，庸者所以受水，亦以泄水，则是田间沟塍，非城隍也。夫土地之所包者广，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，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。然城隍必一州一县始有之，而土地则小村聚中亦无不有。此城隍之神，所以反尊于土地也。城隍与土地皆地祇，非人鬼。然古者以句龙配社，王肃之徒，并谓社即祀句龙，则如吴越以庞玉为城隍固不

足怪矣。”曾国藩说完，郭嵩焘、彭玉麟、曾贞干三个敬谨受教。

这天大家又畅谈了一天。第二天大早，曾贞干便与郭嵩焘二人辞别曾国藩，迳往安庆去了。彭玉麟也想辞行，遑返湖口防地。曾国藩留住他道：“雪琴，你再在此地耽搁一两天，我还有事情与你商量。”彭玉麟听说，当然住下。

就在这天的傍晚，曾国藩忽据戈什哈入报，说是欧阳柄钧大人新从湖北到来，有事要见。曾国藩一听他的内弟到了，连忙吩咐“快请快请”。等得欧阳柄钧走入，一见彭玉麟在座，赶忙见礼。原来欧阳柄钧虽是曾国藩的内弟，因为才具不甚开展。从前在京，既不能扶摇直上。出京以后，凭着曾国藩的面子，荐到胡林翼那儿，无非委在粮台上办事。这几年来，银钱虽然弄了几文，可是他的官阶还是一个记名知府。此次因奉胡林翼之命，去到四川成都，和那川督骆吁门有所接洽。眼见翼王石达开已被骆吁门生擒正法。入川一路的发军，也和北进的那个威王林凤翔一样，都是寸草未留、全军覆没的。骆吁门因见欧阳柄钧到得很巧，正遇着在办保案的时候，看在曾国藩的面上，便也送他一个异常劳绩。欧阳柄钧于是便以道员送部引见。此次顺道祁门，特来一见他的姊丈。他和彭玉麟本是熟人，相见之下，各道一番契阔。说了一会，始向曾国藩说道：“姊丈接到骆制军的喜信没有？”

曾国藩听了一愣道：“什么喜信？我没有知道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骆制军已将入川的发军、伪翼王石达开生擒正法了。”

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一齐喜道：“此人一除，现在发军之中，只剩伪忠王李秀成一个了。这真正是新主的洪福。”彭玉麟又问欧阳柄钧道：“我不知几时，还听见一个传言，说是骆制军想将石达开招抚的，怎么又会把他擒下？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此次兄弟奉了胡润帅所委，去到成都，和骆制军有件紧要公事接洽。等得兄弟一到，骆制军正奉到将那石达开就地正法的上谕。骆制军亲自验明正身，始把石达开绑到青羊宫前正法。哪知成都的老百姓忽然起了一派谣言，说是正法的那个石达开，乃是石达开的干女婿姓马的。至于石达开的本人，早已先期走出，到了峨嵋山为僧去了。”

曾国藩急问道：“骆吁帅听了此等谣言，你瞧他是何态度？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我瞧他很镇定，对于这些谣言，不过一笑置之。”

彭玉麟插嘴问曾国藩道：“老师此问，是甚意思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骆吁帅也是现今督抚之中一位为守兼优的人才。虽然不能及你和季高两个，可也不在润芝、少荃之下。他若明知生擒的那个石达开是假，有

意袒护部下，诳骗朝廷，一闻此等谣言，心里一定有点愧疚；至少要命成都、华阳两县，禁止造谣之人。若是他有把握，认定所擒的石达开是真，他的态度决不为此谣言所动。”

彭玉麟听了，很悦服地说道：“老师此言，竟是观人于微。一个人若没慎独的功夫，一遇失意之事，无不大乱章法。骆吁帅既能如此镇定，想来不会捉到假的。”彭玉麟说到此地，便问欧阳柄钧这回四川官兵得胜之事，可曾晓得一些。

欧阳柄钧道：“我到成都，石达开已捉到。不过那件奏捷的折子，我却亲见。再加沿途听人传说，合了拢来一看，骆制军的奏报，倒也没有什么十分夸张的话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你既蒙骆吁帅保了道员，送部引见，两宫召见你的时候，一定要问起四川的军务的。你若奏对不出，那就辜负骆吁帅的栽培了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骆制军也是这个意见，所以才把奏捷的折子给兄弟去看的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四川的百姓，怎么忽会起了这个谣言的呢？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石达开入川的时候，本来想先占湖北的。嗣因胡润帅和官中堂二人，把那武汉三镇守得犹同铁桶相似，石达开方始知难而退。那时伪军师钱江曾经有书劝他，说是万万不可派军深入腹地。第一上策，速返南京，代他调度军事，腾出他去北伐。第二中策，也宜进兵汴梁，可以兼顾秦晋。若是决计冒险入川，便是下策。谁知石达开因负一时之气，无暇计及万全之策。他的入川宗旨，本是明知吉少亡多的政策。

“后来石达开忽于黄州地方，得着一个名叫唐媚英的才女。当时他的部下，个个都劝他收作妾媵。因为石达开的一家八十余人，都为伪北王韦逆所害，身边没有伺候。石达开却不以此言为然。只因那个唐媚英，非但真的有才，而且兼之有貌，一时不忍纵她而去，即把她收为义女，以塞众口。时人称呼石逆军中的四姑娘其人，就是此女。一天行到巴东地方，又捉到一个河南秀才，名叫马秉恩的。石达开见他人还长厚，留于军中，办理记室。无如所拟文书，极其平庸，件件须得四姑娘笔削过的。好在石达开那时手下的兵弁号称三十万，自然何在乎多用一人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四姑娘把她手批的紧要军书拿去给石达开画行的时候，忽然将脸一红，很露腼腆之色，似有说话要说的样子。石达开觉得很奇怪，便含笑地问她，有何说话，尽管直言不妨。四姑娘方才老实说出，她愿嫁给姓马的为

妻。当时石达开听了大笑起来道：‘我儿若欲择婿，我的军中，文如子建之才，武似孟贲之勇的，何止车载斗量，为何单单取中这个腐儒？’

“四姑娘却答道：‘孩儿别有用意，爹爹不必顾问。只要成全这段婚姻，那就感激不尽。’

“石达开听说道：‘既是如此，我就命人替你执柯。’哪知那个姓马的，对于执柯的一口拒绝，毫无转圜之法。石达开据报，更是奇怪起来。后来仔细一探，方才知道姓马的拒绝婚事的理由极其平常。无非第一样怕的是，四姑娘乃是石达开的爱女，恐怕王姬下嫁，驾驭不住，以后反受其累。第二样怕的是，他的为人，既少无贝之才，又少有贝之才。一个穷措大，怎敢贸然答应娶亲。石达开既然明白姓马的两个意思，复又命人前去解释他听，教他对于两桩事情，一桩都不必发愁，他能帮他办妥。姓马的至此自然感激万状，乖乖答应。成亲之后，姓马的虽然一脚跌在青云里了，自知别无所长，仍旧按部就班地做他记室。那位四姑娘对于闺房之事，倒也并不去注重。也是仍替她的义父，日日夜夜地擘划军务。

“有一天，石达开坐在行军帐中，瞧见四姑娘手不停挥地替他办理文书，他就含笑对着四姑娘说道：‘我儿自从认识为父以来，倒也花了不少的心血。现在你的婚姻大事既已成就，应该可以享享闺房之福的了。为父不日就要入川，因思兵凶战危，打算不将你们夫妇两个带走，留在此地听候我的信息再讲。’

“石达开在讲说的当口，四姑娘起初时候还当她的义父和她在说玩话，后来越听越真，方才放下笔杆，望着石达开说：‘爹爹方才的说话，还是真的假的？’

“石达开答道：‘为父爱儿心切，怎么不真？’四姑娘听到这句，吓得走去唤的一声，跪至石达开的面前，涕泪交流地说道：‘女儿蒙爹爹不以外人看待，衣之食之，且配婚姻，无异亲生。平时每想答报大恩，只恨没有机会。现在爹爹的大军入川，正是女儿的机会到了。怎么爹爹竟要把你的女儿女婿留在此地，不知爹爹别有用意没有？’当时石达开一见四姑娘说得那样恳切，急把四姑娘扶起道：‘为父并无他意，不过怕的是兵凶战危，你们夫妻两个又未受过天国之恩，所以不教跟了前往。’四姑娘又说道：‘女儿夫妻两个，就算未曾受过天国之恩，却受过爹爹的一番大德，怎能不教我们同去？’石达开听了忽又笑着道：‘我儿既要同去，为父多有两个帮手，岂有不乐之理。决不许哭，准定同走便了。’

“四姑娘听见石达开许她同走，方始破涕为笑地问着石达开道：‘爹爹此地起程，打算如何进兵。’石达开答道：‘我想步那三国时代邓艾的后尘，即从阴平

进兵。’

“四姑娘听了，大不为然地答道：‘此事爹爹得斟酌，一则时代不同，二则川督骆秉章也是一个知兵人物。阴平地方，只可偷渡，不可拒战。倘遇有兵把守，我军便没退路。’石达开听了四姑娘之言，连说此言有理。后来石达开就变了宗旨，先去联络川边土司，有个姓巫的土司，首先和石达开通了声气。石达开即从万山之中，绕道地到了川边。”

欧阳柄钧一直说到此地，忽见曾国藩的老家人曾贵亲自送进一封书信，呈给曾国藩去看，便把话头停下。正是：

漫言烽火连三月，
毕竟家书抵万金。

不知曾贵送进来的那一封信，又是谁的，且阅下文。

第二回

移花接木救义父 破敌捷报传曾府

欧阳柄钧停下话头，便去低声地问着彭玉麟道：“我在湖北的时候，没有一天不听见那个红孩儿的声名，雪琴京卿，你倒说说看，此人可有什么真实本领？”

彭雪琴因见曾国藩凝神一志地在看书信，不便高声说话，便将欧阳柄钧的衣袖一拉，二人同到窗前，伏在栏杆之上。彭雪琴方才答着欧阳柄钧的说话道：“陈国瑞的历史，我却知之最深。他在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长毛掳去。年纪虽小，确具一种天生的神勇。每逢出战，不管胜仗也好，败仗也好，非得一口气手刃几十个人，方能过瘾。当时的一班老百姓，个个说他杀星转世，只要一见了他的旗号，连小儿都不敢夜哭。后来忽被黄开榜总镇所得，认为义子。那时他的年纪还只一十四岁。平日喜着红色衣服，一出打仗，在那战阵之间驰突冲越，如同一团火球一般，因此贼中替他起了一个红孩儿的绰号，无人不避其锋。

“适值僧王攻打白莲池不克，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黄开榜总镇就把国瑞保举上去。僧王本已久闻其名的，一见大喜，命他去打白莲池的头阵。

“因为白莲池的地方，本是山东捻匪的老巢，连岩斗绝，仅有一径可通。当时国瑞即率手下健儿五十人，乘那黑夜从山后最险峻之处，暗暗地攀藤爬石而

上，不到四更天气，业已蹿到贼人的老巢后面。那时贼人因为击败了僧王，骄气正盛，又值深夜，都在熟睡的时候，国瑞便出其不意，放起一把野火。贼人不知到了多少官兵，顿时大乱。然也有几个悍贼持了快枪，瞄准国瑞就放。岂知国瑞矫捷如同猿猴，直至子弹近身，方始一跃而起，离地数尺，能将子弹一一避开。有时子弹飞过他的颊边，他只骂声入娘贼，这火热的家伙倘若一着老子的皮肉，倒也有些麻烦。可是子弹仿佛也会怕他，从来没有一次打着他身上的。及将白莲池一占，僧王非常高兴，便拊着国瑞的背脊，大赞他道：‘咱统十万大兵，费时六月，不能克此。你这小小孩子，竟能一晚上的工夫，灭此老巢，真是咱们的大帅了。’于是陈大帅之名，播诸天下。国瑞也能奋发天性，力报僧王。去年因被左季高调调浙江，委署处州总兵，所以僧王与英人开战，每次失利，倘若国瑞还在僧王手下，大沽口的一役，胜败正未可知也。”

彭玉麟说到此地，曾国藩已将那信看完，便问彭玉麟和欧阳柄钧二人道：“你们两个叽里咕噜，究在谈些什么？”

欧阳柄钧便回到原处坐下，指指彭玉麟道：“我见姊丈在看书信，所以在和雪琴京卿谈那红孩儿陈国瑞的事情。”曾国藩听说道：“此人的神勇，却也不亚鲍春霆。不过性子不好，所有礼貌之间，得罪于人的地方不少。”彭玉麟接口道：“他对僧王，都是老子长、老子短地说个不休，何况他人面前。”

欧阳柄钧直至此时，方去看了一看信封面上之字，便问曾国藩道：“这不是家姊写来的信么，我们几个外甥甥女，大概也长成人了。”曾国藩蹙额地答道：“孩子多，我又为了国家之事，不能回家教养，倒使令姊很费心的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家姊人本贤淑，且又深明大义，姊丈乃是尽心王事，我们家姊，不见得会怪着姊丈的。”

曾国藩竟被欧阳柄钧如此一说，反而笑了起来道：“你们令姊来信要钱。她说连岁荒歉，田中颗粒无收，男女孩子渐渐长成，家用浩大。她说很盼望纪泽早些娶亲，所有家事，她便不问。”

欧阳柄钧笑着道：“姊丈现在已经做到封疆大员，对于府上家用，也应该稍宽一点的了。家姊所说，无非也是此意。”

曾国藩大摇其头地答道：“勤俭家风，乃是《朱子格言》说的，莫说现在我也没钱，就是有钱，自奉也不宜太厚。”彭玉麟插嘴道：“一份人家的家用，也要称家之有无而讲，过费果然不好，过省也觉非是。”

曾国藩笑着接口道，“雪琴既是如此说法，何以从前你们的那位永钊世兄，

仅不过修造老屋，花费了二十串钱，你就大发议论起来的呢？”

彭玉麟不敢和他老师辩驳，单是笑而不言。

曾贵在旁忽来插口道：“在家人的愚见，也赞成彭大人的说话。以后若寄家用，大人真的须得稍为宽裕一些才好。”

曾国藩对于曾贵这人，本是另眼看待的，当下便笑答道：“我就看你之面，每月加寄家用银二十两便了。”

曾贵连连地答道：“大人今儿怎么这般高兴，竟和家人说起笑话来了。”

曾国藩忽然站了起来，肃然地说道：“我因你是我们三代的家人，一看见你就会想到我那两代的亡亲。此刻并非在说笑话，无非存着追远的意思。”曾国藩说到这里，方才重又坐下。

等得曾贵退了出去，欧阳柄钧又接续说道：“石达开当时既到川边，姓巫的土司又有兵力，四川省军每次都吃败仗，所以骆制军才有招抚石达开之意。后来四川松藩镇总兵周大发献计于骆制军。他说巫土司虽与石达开联合，抗拒天兵，无非受了石达开的蛊惑，说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，不能由满洲人去做。巫土司的头脑本来很是简单，一被石达开包围，已经不能自主。再加那个四姑娘，真是能说能话。民间谣言，还有人说巫土司中了美人计的。又说职镇衙内，有个姓雷的文案，他和巫土司的老子曾经换过帖子的。他说巫土司为人，最贪货利，大帅若能拼出两三万银子的珍宝，他愿亲去一走。办得好，能教巫土司缚了石达开来献，否则也要教巫土司袖手不管。石达开只要一离开了巫土司，言语不通，道路不熟，军粮欠缺，子弹又少，还不是一个瓮中之鳖、釜中之鱼么？”

“当时骆制军听了周总兵的计策，便命藩司算出三万两银子，命人设法采办奇珍异宝，交与周总兵转交雷文案，去与巫土司接洽。不到两月，周总兵接到雷文案的密报，说是巫土司收到珍宝，已允缚了石达开来献。不过只能计取，不能力敌。因为石达开手下确有二三十万长毛，操之过切，反而误事等语。周总兵便去禀知骆制军。骆制军不动声色，暗派省军五万，分为二十路绕道川边，以防石达开蹿往他处。

“那时巫土司既与省中通了声气，正想设法下手的时候，石达开倒还不甚觉得怎样；那个四姑娘，确是有些机警，早已瞧出情形不对，立请石达开连夜离开巫土司的辖境。石达开还想一路地前去通知他的队伍。四姑娘泣告道：‘爹爹，此时要保性命，不能再顾队伍。因为一被姓巫的知道我们识破其奸，他就准和省军里应外合地来向我们开战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，真所谓内无粮草、外无

救兵，再加之人地生疏，民心未得，万万没有胜算可操。’石达开听了四姑娘之言，方始醒悟，正拟率领他的坐营而走。四姑娘又慌忙止住道：‘爹爹且慢，女儿还有另外办法。’四姑娘说完话，即把她的汉子马秉恩唤到石达开的跟前，要教石达开和马秉恩两个互换衣服，仿照陈平六出奇计的办法。石达开至此方知四姑娘真有见识，真有远虑，她的要嫁马秉恩，乃是先结以恩，继激以义，完全为的是石达开一人，并非为她自己。原来那个马秉恩的相貌，竟和石达开一模一样的。”

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处，急接口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骆吁门果中那个四姑娘的移花接木之计了。”彭玉麟也插嘴道：“骆吁门的镇定态度，或是故意装出来的。”欧阳柄钧道：“以我之见，就算骆制军杀了一个假石达开，却和杀了真的一样。”

曾国藩问他此话怎么解法。欧阳柄钧道：“大不了真的石达开去到峨嵋山上修行，难道单身一人，还会死灰复燃不成？在石达开个人说来，可以多活几年，可以保全首领而死，自然不无好处。在大清国说来，究有什么大关系呢？”

曾国藩点点头道：“这话倒也别有见解。石达开果肯死心塌地地为僧以终，真与国家无关。”

彭玉麟便请欧阳柄钧接着说完。

欧阳柄钧道：“当时石达开见他义女如此待他，不觉洒了几点伤心之泪，方和马秉恩互换衣服，连夜率了坐营，就向前奔。因为没有目的，一直到了一座名叫大堡埔的谷中方才扎营。算算地方，虽也离开巫土司所居之处有七八十里了，不过到了一座深山，非但无米可买、无菜可购，而且连水都没一点的。石达开到了那时，忽又对着四姑娘垂泪地说道：‘为父不听钱军师相劝之言，负气至此，如今看来，悔无及矣。’

“四姑娘忙安慰石达开道：‘爹爹不必伤感，且请保重身体要紧。不是做女儿的，直到此时还要埋怨爹爹。爹爹不听钱军师之劝，固是大大失着。就是不赞成女儿的阻止入川之计，未免太觉负气。现在事已至此，快请爹爹趁早单身走出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存身？女儿还有一句最后的忠告：天国自从东北二王自相残杀以来，已现不祥之兆。钱军师的本领，真正地不下诸葛武侯。他的一走，天国无可救药，已可显见。’”

欧阳柄钧说到此处，忽朝曾国藩和彭玉麟二人一笑道：“那个四姑娘，她还称赞杨丈、雪琴京卿和左季帅三个为清朝三杰呢。”

曾国藩连连摇头慨叹道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古

人之话，确非空论。就以这位四姑娘的才具见识而论，何常亚于我们须眉。倘若命她独当一面，古时候的那位梁夫人，未必专美于前呢？”

彭玉麟也皱眉地说道：“四姑娘倒是我们的一位知己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自从军兴以来，转眼之间，已经整整十年了，大敌尚未平靖，朝中又在多事，不免为痴儿女子所笑矣。”

欧阳柄钧道：“雪琴京卿和姊丈两位，我敢说一句，太平天国的四个大字，一定消灭在你们手里的。我这个议论，倒并不是拾那四姑娘的牙慧。现在姊丈、雪琴京卿和左季帅三个人的舆论很好，迟早之间，自能收拾这个残局。”

曾国藩不答这句，单问欧阳柄钧道：“当时的石达开，究竟可肯出亡呢？”

欧阳柄钧摇头道：“这倒不知，兄弟连那四姑娘的下落也探不出。方才所讲的事情，大半就是民间的谣言。官家自然不肯承认此事。”

彭玉麟道：“照我的眼光看来，四姑娘既未捉到，石达开通迹峨嵋的说话，或者非假。”

曾国藩听了，反而不敢即下断语。他们三个又谈了一会，也就各散。

第二天，欧阳柄钧怕误限期，便辞别了曾国藩，自往北京办理引见之事去了。曾国藩又和彭玉麟两个商议了一天的军事计划，方让彭玉麟回到湖口。

这年的十二月里，曾国藩连得各处捷报：第一是曾国荃进兵安徽庐江县，连克泥汉口、神塘河、东关等要隘。军威所至，势如破竹。并奉到大行皇帝颁赏遗念衣服一箱。第二是鲍超破贼于青阳地方。第三是杨载福、塔齐布、张玉良等，分别击平江西边境之贼。第四是左宗棠破贼于大镛岭。曾国藩自从带兵以来，只有这次最是高兴。度岁之后，二月中旬，又接到左宗棠于初九那天克复遂安县，说是可以从此打通运米往浙之路。没有几天，又接到曾国荃于二月十五那天，破贼于安徽的桐城闸。三月初上，又接到彭玉麟夺回小孤山^①之信。

并附诗一首是：

红巾遍地受兵灾，青锁眉峰久不开；
十万军声齐奏凯，彭郎夺得小姑回。

四月初上，曾国藩又得各处的捷报：一是刘秉璋、徐春荣逐走河南的伪来

^① 小孤山又名小姑山。